

生活滋味

阳台很忙

鱼享



移开朝南的玻璃门,就是我家的阳台,只有五六平方米,却是我家的最忙的一方小天地。

我家阳台差不多每天“彩旗飘飘”。我们在阳台里安装了升降式晾衣杆,在栏杆外安装了收缩式晾衣架,可以满足日常晾晒。早晨,挂在晾衣杆上的衣物在风中伸展腰身,阳光透过棉布、亚麻、丝绸,投下深浅疏密的影子,在地砖上交织,在我的脸庞掠过。望着它们在风里飞扬,感觉时间的车轮滚动得轻快不少。阳光是最慷慨的消毒剂,风是最耐心的烘干机,让每一缕织物都呼吸到阳光的味道,让每一个夜晚都沉浸在时光温柔的洗礼里,抚慰白天里奔波的疲乏。

四时食蔬也是阳台的晾晒大军。四月晴朗,和我家对面相望的“西边山”脚下,金银花开得热闹,周末我们一路晃悠过去,一个小时不到,就能摘满一篮。挂起一个小竹匾,晾晒两三天,金银花青白转为淡黄,香味也浓起来,装进透明的玻璃罐里,成为整个夏天的清凉。萝卜可以刨成丝,切成条;白菜可以先腌几天,等到散发出乳酸香,再挤干水分,在竹匾里摊成薄薄的一层,交给风和阳光。番薯更随意,刨丝、切条,生的、熟的,都可以晒,只要阳台还容得下竹匾。立冬后,北风起,鱼们就占据了阳台。鲞鱼干、海泥鳅干、海蛤蟆干是我最喜欢的种类,它们适合和五花肉一起红烧。鳗鱼、带鱼最好是挂在阳台里风干,它们适合蒸着吃。鱿鱼干、鳀鱼干一边追剧一边啃,在我的零食榜里排名第一。

我家阳台很忙,花花草草在这小小的角落里努力生长。晾衣杆上挂着吊兰,柔韧的枝条垂挂下一帘幽梦。洗衣机台上摆放着双层花架,上层的月季、茉莉是给忙碌的芳香疗愈。下层的长寿花和蓝雪花,一个多彩,一个是盛夏里的蓝莹莹,它们可以用枝条扦插成新的植株,“只要你喜欢,就可以一直有”,让我觉得满足。栏杆下是多肉

植物的美好家园,半尺宽的地方刚好摆放花盆,它们秋冬艳丽,盛夏休眠,春天使劲生长,它们说:不要太多打扰,有时就是最好。摆放在栏杆前地面上的三角梅,在栏杆杆子间自由穿梭,枝条向外招展,天空是它生长的尽头。薄荷、迷迭香、罗勒,摘几片嫩叶,给清凉解暑饮品、水果沙拉、烤肉土豆提升风味。“四时花不绝,终日鸟相呼”,可惜,在我家阳台能听到的鸟鸣是来自天空和小区西边围墙外的小山,有几只斑鸠曾来我家阳台察看过,可能是觉得我家阳台太满太忙,没留下来筑巢,我只能希望它们平日多来串门。

“蛋糕”也很希望鸟们来串门。它是只玄猫,按照人类的年纪来说,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郎,毛发乌黑油亮,身材匀称,肌肉发达,精力旺盛,好奇心爆表。记得我们初相见,它眼神闪烁,竖起飞机耳“嗷嗷嗷”地问我谁,现在却成了我的小跟班,每天和我比速度,抢占阳台,去填充阳台的每一条缝。晴天,它从栏杆杆子间溜出去,在下面楼层人家的不锈钢雨棚上表演杂技,或者蹲坐着,看着楼下的草坪、走过的人、飞过的鸟。它有足够的耐心,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好久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只有尾巴尖偶尔摆一下,告诉人它不是雕像。有时它在花前晒太阳,小马达“咕噜咕噜”响。下雨天,它蹒跚脚走路,想“不湿身”,但一串一串的梅花脚印,从玻璃门前开始,印满整个客厅,我就跟在它屁股后面,擦擦擦,日晒大军里就多了不少抹布,使我家的阳台更忙了。

其实最占着阳台不放的是我自己。除了日晒,只要还有点时间,我还是会去阳台。梳梳头发,伸伸懒腰,晒晒太阳,对着风唠叨几句。也会靠着栏杆,翻几页书。“蛋糕”看着我,它想:人在想些什么。茶杯只能放在洗衣台上,好在我觉得茶还是茶味。

心灵隽语

紫竹帖

苗红年

宋元丰年间,苏东坡数次泛舟东海,游历舟山普陀。彼时他屡遭贬谪,半生宦海颠沛,心境渐趋冲淡平和。苍茫山海间,潮音贯耳,山间紫竹婆娑含烟,一派清寂禅境,轻轻抚平了他心底的浮沉。驻足紫竹林前,看竹影映潮、风拂万竿,东坡感念这片山海紫竹的独特禅意与风骨,遥思古今文人与这座紫竹道场的万般因缘,心生无限感慨。世人皆知东坡一生爱竹、咏竹、画竹,却少有人知晓,他曾被普陀紫竹的空灵气韵深深打动,将山海竹影藏入笔墨胸襟,留下一段隐秘而温润的文人山海情缘。

我与紫竹的缘分,始于年少盛夏的普陀山之行。渡轮破浪前行,咸润的海风漫染衣襟,登临佛国,行至梅檀岭下、潮音洞旁,满目青竹依山临海、连绵错落。所谓紫竹,并非竹身染紫,其妙处全在光影的玄机:朝雾暮霞流转之间,竹枝凝烟,竹影覆岩,青碧竹色与紫红岩影相融,风过林梢,光影婉转,氤氲出淡淡紫气,紫竹林便由此得名。

年少观竹,只觉满目清幽,竹涛簌簌,伴着潮起潮落的天籁,清净治愈人心。普陀紫竹从无江南翠竹的蓬勃张扬,它们扎根海风礁石之间,生长在咸涩的山海之地,一岁一寸,不疾不徐、从容舒展。于岩缝扎根,于海风挺立,耐得住潮汛侵袭,守得住山海清寂。那时我常静坐林间石上,看竹影扫阶、月华穿林,听风吟竹语、浪诵禅音,懵懂知晓,这片山海紫竹,藏着别处竹木没有的坚韧与通透。年岁渐长,翻阅典籍诗文方才懂得,一山紫竹从来不只是山海风物,更是浸润千年佛韵、承载文人风骨的文化灵根。

紫竹林的禅韵与文脉,始于五代后梁的千古佳话。贞明二年,高僧慧锷自五台山恭请观音圣像东渡,舟行东海,屡遇狂风巨浪,船滞普陀洋面不得前行。慧锷悟得神迹指引,遂携圣像登岛,见岭下紫竹丛生、潮音缭绕、灵气氤氲,便结庵安奉圣像,始建茅庵,便是普陀开山之始的“不肯去观音院”。此地初名听潮庵,僧人日日观竹听潮、参禅悟道,直至清代光绪年间,正式定名紫竹林禅院,自此名传天下,成为普陀山标志性的禅林胜境。

千年以来,紫竹与禅理共生相融,藏着东方修行的深层智慧。紫竹生长缓慢,不逐速成,却根系深扎岩土,稳稳抵御东海台风巨浪,默默守护一方清净道场。它空心有节,虚心容纳山海风云,劲节坚守本心澄澈,恰好契合佛家“虚心悟道、守正修行”的真谛。无风时静默自持、不染尘嚣,风起时万竿和鸣,与阵阵潮声呼应,自成天然山海梵音。历代高僧皆爱以紫竹喻禅、入诗悟理,唐代僧人无可一句“紫竹遮金刹,清泉绕石坛”,寥寥十字,勾勒出禅院相依、竹泉清净的修行秘境。明代憨山德清驻锡普陀,深谙紫竹禅心,所作《紫竹观音赞》,写尽紫竹与山海道场相依相生、空灵庄严的极致意境。

灵山胜境,自来引得风雅驻

足。唐宋以降,无数文人墨客踏浪访禅,在紫竹林寄情抒怀,沉淀下厚重的人文底蕴。北宋王安石虽未亲至普陀,却偏爱紫竹清韵,以“翠叶细森森,紫筠凝浅雾”描摹紫竹凝烟含雾、清雅脱俗的姿态。晚清康有为历经世事浮沉、半生跌宕,变法之后重临普陀,独坐林间观竹听潮。见紫竹历经海风骤雨依旧劲节挺立、初心不改,顿悟淡泊守道、坚守本心的真谛,亲笔题写“紫竹林禅院”匾额,笔意苍劲,与山海竹影相映成趣,为佛国竹韵添了几分文人风骨与家国襟怀。

千年诗卷之中,紫竹始终是禅意悠长的经典意象。唐代贯休写下“山晴紫竹凉,潭静白云闲”,道尽雨霁山空、竹幽云闲的清净禅境;晚唐陈陶以“僧房紫竹深,禅影落幽林”,绘出古寺藏竹、禅影婆娑的绝尘之美。宋代林逋淡泊超然,留得“紫竹疏烟合,清池冷月斜”的清雅诗句,暗合隐士无欲无求的心境。明代张岱登临普陀,一句“竹影扫阶尘不动,月穿潭底水无痕”,写尽禅林空性、万物归寂的真谛,成为咏竹悟禅的千古绝唱。

世人爱竹,多爱其清高劲节,而普陀紫竹的独特,在于兼得风骨与禅心、野性与清静。江南翠竹生于沃土平川,是温润的人间清雅;普陀紫竹扎根盐碱礁石,沐海风、饮潮露、历风霜,在苍茫山海间静默生长。不与繁花争艳,不与佳木争荣,岁岁年年守护潮音古寺,把山海清寂沉淀为通透禅韵,把岁月风雨长成铮铮风骨。

四时观竹,皆各得妙韵。春日新竹抽芽,嫩笋缀露,鲜活灵动,满林皆是新生禅意;夏日浓荫蔽空,竹涛簌簌,隔绝尘世燥热,林间清风拂面,自在清凉;秋日竹影疏朗,疏枝映海,澄澈如雪,尽得淡泊意境;冬日青竿傲霜,风骨不改,静守山海初心。朝有薄雾笼竹,紫气氤氲;暮有月华铺林,清影婆娑。潮起竹随风动,潮落林静心宁,一山紫竹,终与山海共生,与禅意相融。

千年岁月流转,世间风物几度更迭,无数景致湮没于时光洪流,唯有普陀紫竹林葱茏依旧、禅韵长存。



AI制图